

岁月似水
文章如火

洗尽历史风尘
炙烤逝者魂灵



我所知道的

陈仪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文思 /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岁月似水 淌尽历史风尘
文章如火 炙烤逝者魂灵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密丛书

文思/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所知道的陈仪 / 文思主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秘丛书)

ISBN 7 - 5034 - 1436 - 7

I . 我… II . 文… III . 陈仪 (1883 ~ 1950) 一生平事迹

IV . 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4541 号

《民国高层内幕大揭秘丛书》

我所知道的陈仪

责任编辑：陈海滨 封面设计：王 娆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邮编：102612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7.125 字数：173 千字

印 数：5000 册

版 次：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112.00 元（全七卷 本册定价：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编者的话

原国民党军政界重要人物——陈仪，终于以光荣的结局走完了自己的一生。1948年，时任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的陈仪，为避免江浙一带遭受战火，劝说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放下武器，迎接解放，不料汤恩伯邀宠求荣，出卖“恩师”，致陈仪解职被囚，于1950年6月被杀害于台湾。

陈仪的一生是错综复杂的。他爱国爱民，为人清廉方正，淡泊功名，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有所追求，想做一些有利于民众的事，但是从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利益出发，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又自觉或被迫地做过一些错事。他一生奔波、辛劳，却四处碰壁，所谓“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确是他极好的写照。因为他爱国之心未泯，尽管他对中国共产党还不了解，但他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他毅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陈仪作为一位长期掌权的国民党封疆大吏，经过事实的教训，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思考，终于决心跟中国共产党走，这是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本书力求全面反映陈仪的一生。选编的文章，都属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以便于读者阅读。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全国政协何大钧、黄国平，福建省政协吴修

秉，浙江省政协王遂今、梁则圣等同志。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杜建时积极支持编好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丁名楠帮助审核资料，谨在此表示感谢。

此次再版，仅在标题及文章的排列上作些变动，并增加了若干照片，由于编者水平有限，虽经审核校阅，恐仍有遗漏、谬误之处，谨请读者订正补充。

目 录

第一章 二次东渡 弃商从军 (1)

陈仪幼时喜读《史记》，好论前人功过。他目睹国势阽危，思以马上治天下，乃弃商求学，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曾任陆军部二等课员。1917年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从此奠定在军界的地位。1924年，孙传芳入浙，陈任第一师师长，随后接替夏超第一次主浙。北伐军兴，所向披靡，陈仪遣人与蒋介石联系，暗受国民革命军番号。孙传芳得密报，陈仪险做刀下之鬼。

1928年，陈仪远游欧洲归来，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海外之行，使他对中国的前途、国家的建设作了种种设想.....

东渡习武	弃商从军	(1)
军阀征战	向蒋输诚	(5)
初任省长	接受改编	(9)
被扣南京	险遭不测	(15)
赴欧考察	眼界开阔	(19)
鲁迅同窗	达夫挚友	(23)

第二章 主政福建 垄断经济 (28)

1933年福建事变后，陈仪任福建省主席。为革除官场的弊病，陈仪创立新的人事制度，使县政人员面貌一新。他兴办教育，延揽人才。他愤恨特务横行，下令枪杀军统头目张超。他创“公沽”，田赋征实，意图垄断全省经济，结果米商趁机囤积，官吏从中渔利，米荒严重，百姓叫苦不迭。

1935年，陈仪衔命“以考察的名义作为地方性外交”，率代表团赴台湾参加日本庆祝占领台湾40周年大会“观礼”，国人以亲日派斥之。迨日军大举进犯，陈仪迁省会，积极备战，枪毙临阵脱逃的金门县县长，人民交相称誉。陈仪主闽七年有余。

主政福建“观礼”台湾 (28)

枪杀张超 军统报复 (41)

推行“公沽” 民穷财尽 (52)

粮食管制 黑市逐利 (62)

推行新政 受到“嘉奖” (74)

重庆任职 陈、孔冲突 (84)

2 第三章 接收宝岛 黯然离台 (88)

抗战胜利，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1949年10月在台北公会堂接受日军投降，宝岛光复，群情欢腾。

陈仪在台湾有心施展“鸿图”，在经济上，接收日产，保留部分日方技术人员，限制法币流通，沿用旧制实行糖烟等专卖，力图保持台湾经济的相对独立。但国民党各种势力伸入台湾，大肆劫收，交相倾轧，

官吏贪污成风，人民失望至极，终至酿成“二二八事件”。这次人民起义，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镇压，陈仪引咎辞职，黯然离台。

宝岛光复	凶神末日	(88)
治理台湾	一腔抱负	(102)
经济恶化	危机四伏	(111)
缘起“专卖”	缉私开枪	(115)
大军抵台	引咎辞职	(121)

第四章 再度主浙 默察大势 (127)

陈仪从台湾归来，闲居上海寓中。他反思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种种劣迹，纵览进步书刊，默察天下大势，人心之所向……

1948年，陈仪重新主浙。这时他对蒋介石已失掉信心，在中共的政策感召下，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策划迎接我渡江大军，使桑梓免遭战火……

受蒋之命	再度主浙	(127)
劝蒋出国	大唱“反调”	(132)
主浙八月	期盼和平	(140)
放眼时局	坦言说“变”	(146) 3
拒绝设防	平静移交	(151)

第五章 恩伯出卖“恩师”被杀 (158)

陈仪亲笔修书并派其外甥送汤恩伯，劝其认清形势，投向人民，不料汤恩伯背叛“恩师”，陈仪解职被囚。陈仪以自己的前途叵测，凶多吉少，乃劝令女儿、亲属等留沪迎接解放。1949年，陈仪被移囚台北，断

然拒绝“悔改”，于1950年6月18日从容赴难于台北松山。

内心苦闷	直言不讳	(158)
派甥送信	风云骤变	(164)
死生祸福	置之度外	(170)
恩伯出卖	陈仪被捕	(175)
衢州相会	生死诀别	(178)
决不悔过	从容就义	(191)
附录 陈仪杂记、书信选		(195)

第一章 二次东渡 弃商从军

陈仪幼时喜读《史记》，好论前人功过。他目睹国势阽危，思以马上治天下，乃弃商求学，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归国后，曾任陆军部二等课员。1917年又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从此奠定在军界的地位。1924年，孙传芳入浙，陈任第一师师长，随后接替夏超第一次主浙。北伐军兴，所向披靡，陈仪遣人与蒋介石联系，暗受国民革命军番号。孙传芳得密报，陈仪险做刀下之鬼。

1928年，陈仪远游欧洲归来，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海外之行，使他对中国的前途、国家的建设作了种种设想……

1

东渡习武 弃商从军

陈文瑛口述

先父陈仪，曾名陈毅，字公侠，又改公洽，自号“退素”。1883年5月3日（清光绪九年，癸未三月二十七日）生于浙江绍兴。祖父炳墉，字静斋，祖母王氏夫人。

陈仪的早期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一）1883—1902年，青少年时期。（二）1902—1917年，第一次求学日本及辛亥革命时期。（三）1917—1923年，第二次赴日本及寓居上海时期。（四）1923—1927年，浙江时期。

陈仪幼年好学，涉足经史典籍，孜孜不倦，特别爱读《史记》，好论前人的得失成败。祖父陈静斋经常出外经商。叔祖父陈荪阶是前清秀才，赴杭州蒋广昌教学，大伯父陈威和陈仪随行，与蒋抑卮先生同从叔祖父学。当时，祖母希望先父学商，故后将陈仪召回，进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业师为高尚德（字伯俊）。陈仪学师期满，得到祖母同意，再次赴杭求学，入杭州求是学堂，该校系浙江大学前身。

1902年，陈仪考上官费与同乡邵明之（后改铭之）等结伴东渡日本。这是陈仪第一次去日本，到日本后入成城中学，为后日入士官学校作准备。当年成城中学毕业的中国学生因故不能直接入士官学校，陈仪乘此空隙进了陆军测量学校学习。一年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炮兵射击学校第四期。1904年鲁迅、许寿裳、邵明之和陈仪曾在日本东京合影留念。当时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倡导革命，陈仪是光复会会员，且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蒋尊簋、蒋方震、蔡锷等结识甚早，爱国革命之志早有萌发。

1907年毕业回国，在陆军部任二等课员。（后来陈仪常说：起：“凡事不可能一步登天，我就是从二等课员做起的。”）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浙江也随之而起，蒋尊簋（字百器）为浙江第三任都督。蒋尊簋，诸暨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同盟会会员。当时他在浙江颇孚人望，由其领导革命，为各界人士所尊敬。蒋尊簋邀陈仪为助手，委陈仪为都督府军政司司长，负责后勤后备等事宜。由于陈仪工作认真负责，人多

信赖。

其时，朱瑞率领浙江支队支援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在克复南京后，南京临时政府委朱瑞为陆军第六师师长。1912年朱瑞班师回浙，他恃功而骄，有夺权之心，但对蒋尊簋则不敢当面攻击，他们密谋策划，先把陈仪迫走，以孤立蒋。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朱瑞指使其部下首先发难攻击陈仪后备供应不力。陈仪一怒之下，即弃职而去，不久蒋尊簋也辞职，朱瑞便取得了都督地位。

1914年军政府改组，陈仪应召去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1916年袁世凯窃国，改号“洪宪”，蔡锷（松坡）以计离京去滇反袁。袁派陈仪赴津追蔡回京，陈仪到津与章宗祥、蒋百里（名方震）商量，决定以“追不到”回报。不久陈仪也离职。

1917年，陈仪第二次到日本，入陆军大学，为中国留日陆大第一期学生。先母沈蕙和我随行，当时我6岁。

1920年，陈仪回国后，全家定居上海。先住在哈同路（现铜仁路）民厚里，不久搬到辛家花园。后又搬到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联珠里和傅壮民医生同住，我们住西半部分，傅医生将其余一半除住家眷外，并设立了一小医院。两年后，傅医生的医务逐渐发展，陈仪也嫌人多繁杂，我们全家搬到隔壁一所三楼的独家住宅内，一直住到1924年。3

在此期间，陈仪在上海经营实业，与友人合资兴办裕华垦殖公司，地址在江苏东台。同时经商，接办丝绸商业银行和钱庄。当时经常往来有钱新之、李馥生（后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蒋抑卮（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蒋孟平等。

1922年，陈仪曾去日本，当时他任裕华垦殖公司经理。张謇其时亦在苏北办实业（盐垦），因自然灾害及市场情况变化，经营发生困难，必须另筹巨额资金，遂通过陈仪筹划向日本借

款。陈仪此次去日本，就是为了这件事。1922年9月20日自日本归国。在这次去日本时，陈仪娶了日本女子古月好子，回国后改名陈月芳。

1923年到1924年之间，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而发生战事。福建方面的孙传芳乘虚入浙。浙江原有第一师（即第六师改称）和第三师（即独立四十九旅扩充而成）师长潘国纲、张载阳，因卢永祥失败而出走。

浙江地方人士怕受战火殃及，派代表赴孙传芳军表示欢迎，陈仪为代表之一。

1924年孙传芳入浙江，任陈仪为浙江第一师师长，周凤岐为第三师师长。其时一师内部复杂，陈仪怕不能胜任，辞不获已，才去宁波接事。随后师部迁回杭州，驻梅东高桥。师参谋长葛敬恩（字湛侯，嘉兴人，日本陆大毕业）；参谋项雄霄（嘉定人，南洋陆师毕业）；一旅旅长石铎（字宗素，温州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二旅旅长余宪文（陆大毕业）。陈仪接任后，锐意整顿，将军官轮流受训，自己亲自讲课，并深入部队，一年后军容有所改观。

1925年，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假秋操之名，出动五路军队，进袭沪宁津浦一带的奉军。陈仪率领一师沿津浦路北上，经过固镇和宿县两次战斗，把张宗昌部队打垮。11月占徐州。孙传芳任命陈仪为徐州总司令。不久我们全家从杭州迁到徐州，住在司令部后面的家眷住宅楼内。

陈仪在徐州搞了一些建设，如修筑徐州所属八县的公路，架设电话，钻井取水供市民饮用，安定社会秩序等等。

1926年，夏超在杭州宣告独立，响应国民革命，被孙传芳部下宋梅村杀害。孙传芳随即命令陈仪回浙江任浙江省省长。这是陈仪第一次主政浙江。因为他本是浙江人，心情十分兴奋，

很想为乡里桑梓办一些好事。可是不到三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要我们离开杭州去上海，而他却搬到省府居住。我们走后不久，孙传芳派兵包围了梅花碑省政府，并将陈仪执送南京扣押在联军总部，幸而当时蒋方震先生在联军总部为顾问，他与陈仪交谊颇深，得蒋之营救，陈仪方得释放回到上海。

陈仪获释时，一师与孙传芳军隔江对峙，陈仪曾两次写信恳劝孙传芳顺应革命潮流，响应北伐，然孙终不接受。

陈仪回到上海后，有人劝他收拾旧部，重整旗鼓，他说自己不识诈虞，连累一师也遭受挫折，深感惭愧，所以不愿再干了。

1926年至1927年前，陈仪曾被任江北宣抚使，然未就职。

(项斯文整理)

军阀征战 向蒋输诚

葛敬恩口述

1926年秋，陈仪是孙传芳所委派的徐州总司令，我担任参谋长。在两年前，孙攻占浙江，将潘国纲统率的浙军第一师收编，潘离开了军队。这支军队在浙江有悠久的历史，官兵们自成系统，虽被收编，却非外籍军官所能轻易控制。孙传芳了解到这一点，于是想利用陈仪，到上海邀陈出来充当第一师师长。孙、陈原系日本士官先后同学，但无交情。陈与第一师历史关系也很浅。1912年，陈在浙江都督府担任过军政司长，后来因为本省不同派系的军人互相倾轧，他被保定陆军速成出身的吕公望等一派所排挤辞职而去。陈仪与浙江地方军队说不上有感情，这是孙传芳注意到了的一点；但陈毕竟是浙江人，在军界资历深，这又正适合了孙的要求。孙在政治上的做法之一是勾结地方势力相互利用，为他摆场面，巩固地盘。这时为了控制浙军第一师而找到

陈仪。陈由于自己和第一师交情浅，知道我在这一师服务很久，和官兵们相熟，便找我去当他的参谋长。我和他是留日陆军大学的老同学，彼此向来关切，在这一时期，我俩共事颇为亲密，他对我也是言听计从。

自从陈仪接受了第一师师长后，第一师在津浦路上屡立战功，尤其在攻击张宗昌白俄铁甲车以及“任桥之役”中，第一师的炮队都显示了威力。陈被擢升五省联军的徐州总司令。

当北伐军长驱进入湘赣的消息传来，陈和我曾在一起谈论当时形势。我觉得南军这次北伐声势浩大，我们应该设法去人了解北伐军的实况，及时早作安排；当时还未作脱离孙传芳的打算。陈考虑到他向与蒋介石无缘，也没有可信任的朋友具备担此任务的条件。我因辛亥年杭州光复之夕与蒋介石见过面（蒋那时任敢死队队长）；黄埔军校开办之初，蒋着吴思豫到浙延聘教官，曾托吴向我致意并邀我前去（吴思豫和蒋是留日振武学校同学，吴与我是幼年同学），我就向陈说明情况，自告奋勇，愿去江西一行。经过进一步细商，觉得若不先得孙传芳的默契，便如此去做，可能闯出岔子；不如先以电报向孙提出建议，公开说明需要了解北伐军内情以便必要的应付，请他指示。我们估计孙此时态度骑墙，对南蒋北吴（佩孚）尚未分明敌友，正在观望风色，企图投机取巧，因此这一建议可能适合孙的意图。果然电报到了南京，正中孙的下怀，他立即复电，认为可以一试，且询问谁堪担任去赣代表。陈复电提议派我前往，孙回电同意，并嘱我先到南京见他，然后去汉转赣。我带了徐培根立即南行，到南京时，江西形势突然吃紧，孙已匆匆去九江。我乃转轮船沿江而上，到了九江，在“江新”轮上见到了孙传芳。此时，孙正策划避开与北伐军接触，要求北伐军不打江西，移师沿京汉路北上，让北伐军与吴佩孚部决战，自己俟机由赣西截击武汉，坐收渔人之利。我

在船上还见到了蒋百里；看到日本人冈村宁次也在船上，冈村是孙的军事顾问。冈村宁次坚决主张对北伐军作战，并在孙面前竭力反对我去汉口。蒋百里说可能孙的和战方针日内会突然决定。我听了他的话，却踌躇起来。蒋百里是主张联南的，因孙左右多是北方军人，主战的占多数，自己是南方人，疏不间亲，在船上发表主张不便。但他仍催我去汉口，说在九江总部方面当为我尽力安排。我便到了汉口。当时，浙闽各团体和平代表张一麟、蒋尊簋、魏伯桢、史家麟等到汉呼吁和平。我表面上是孙传芳的秘密代表，实际是陈仪和浙军第一师的代表。

我在汉口见到了唐生智、陈铭枢、邓演达以及刘文岛夫妇等人。他们答应代我向蒋介石联系，但不让我通过前线去见蒋，说是武昌未下，路上难以通行。我和江浙各团体代表都被留在汉口好多天。后来我才了解到他们是托词阻挡。不久武昌破城，我们才绕了大圈子，中经长沙、株洲、萍乡、分宜、高安等处，到奉新去见蒋。我在汉口与北伐军接洽时，以五省联军的力量作为谈和的基础，说如果两军交战，北伐军未必可操胜券，而孙的军力尽够应付。

我与魏伯桢同行到奉新，住在张勋的祠堂里。当时蒋介石住在奉新天主堂内。我和蒋介石谈了三天，谈到当前的军事形势，主要是讨论大局的发展。以前，我对蒋印象不是很好，一则把他看作是当时所谓嵊县帮^①有关的人；二则因为他在民国初年生活腐化，觉得他不宜为友。这番见面，颇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他殷殷希望我参加北伐工作，不必再回徐州，我未应允。我转达了陈仪的殷切愿望，希望能早日结束无谓的混战。关于孙传芳，我对蒋说：“他不一定要和北伐军为敌，至于以后他

^① 嵊县帮是嵊县坏分子所结合的一派，蒋本人虽非嵊县人，但蒋母王氏是嵊县人。

如态度明朗，则不分南北彼此合作，否则到时尽可收拾他，这也并非难事。”蒋始终凝神听着，口中不时发出“嗯”的声音。我在措词中一方面表示陈仪有接近北伐军的意思，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仍是代表五省联军。蒋没有明确答复，但希望与陈仪合作是肯定的。

在我离开奉新之前，他一再同我商量把委任陈仪为十九军军长的委任状交我带回。在汉口时，我已知周凤岐接受了第二十六军军长的委任。拒绝接受委任恐不太合适，当时，我与陈仪的交情尽能替他作一半主，所以便替他收了下来。临走时，蒋又给我一封转交陈仪的亲笔信，写了十多张纸，每个字有核桃般大，他还亲自送了我们一程。

我由江西回来时，闻孙传芳的军队已经被北伐军击败，正狼狈地溃退。从汉口乘江轮路过九江，目睹散兵挟着木板等物泅水渡江逃命，浮尸蔽江而下。此时浙江省由于夏超之变，改换局面。孙传芳因浙江省议会及浙江省各团体曾要求浙军回浙，顺水推舟把陈仪调去当浙江省省长，第一师随同回浙。当初孙对陈表面说得堂皇而且诚恳，许陈放手贯彻“浙人治浙”方针；但实际上他在玩弄手段，一方面分化浙江地方军队，一方面达到缓兵目的，使北伐军不致遽入浙江。陈回杭就职之后，铁路线上孙的嫡系部队在暗中布置。我回来时随身携有蒋介石的亲笔信和委任陈仪为第十九军军长的委令，一路担心，过南京时，惴惴不安，未敢登岸，一直随轮船到上海，就转往杭州。陈仪接受了委任状，但未敢明白表示依附，仍旧以浙江省省长面目露脸。经过一时的酝酿，浙江各界联合会发出了浙江省自治的通电，陈为了不与孙冲突，将所部第一师中的大部分调往宁波绍兴一带分散驻扎。两三天后，孙部孟昭月旅出人不意，突然潜入杭州，立将留杭之第一师部队分别包围缴械。陈命令不予抵抗，省长公署卫队亦被解除